

土地与生长

高处的塞罕坝

□牛庆国

在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望去塞罕坝怎么走,任何一个围场人都会抬手一指说,看,在那高处。有人说,“塞罕”是蒙语,意为“美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合起来就是“美丽的高岭”。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后来树被砍光了,土地沙化了,再后来又栽上树了,现在是一座机械化林场。也就是说,那里曾经美丽过,后来不美丽了,现在又重新美丽了。远远眺望,是连绵的绿色,深绿的绿。那绿色中,藏着很多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

来到坝下,办理进山手续的时候,我看到路边的地里种着土豆,地上长着葵花,还有很多我见过和没有见过的小花,开得让人心旷神怡。这些植物一律向着坝上的方向倾着身子,难道它们也想到山上去看看那里的树?

过了检查站,树就密起来、高起来了,忽然我看到了一片白桦林,绿色中的另一种颜色。如果高大挺拔的松树是树中的男子汉,那么苗条、白晰的白桦树就是林中的女性了。

说到女性,同行的围场县文联主席张秀超就是一位女士,她说她每年都会陪同从塞罕坝嫁出去的姑娘,回塞罕坝看她们当年种下的树,像看望久别的亲人一样。塞罕坝最著名的女性是当年从承德来的六位女中学生,她们上坝种树的故事叫“六女上坝”,当年有一首《六女上坝歌》是这样唱的:“六女坚决要上坝,嘿吆嘿,要上坝!哪怕它,冰天雪地风沙大,哪怕它,深山密林无人家。六女坚决要上坝……”而在塞罕坝人当年住的地窝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雪卧冰冷乎冻乎不在乎”,横批是:“乐在其中”。可以想见当年塞罕

坝人的艰苦、乐观和豪迈。

张秀超说,她和父母都曾在这里种过树。她曾陪同一位外地老领导去看望当年的战友,这位战友为了给塞罕坝送树苗,腿被冻成了残疾,塞罕坝的冬天是零下40多度啊。讲着塞罕坝种树的事情,老战友泪流满面,老领导也热泪滚滚。他们把在塞罕坝种树当一场惨烈的战争来讲,而且是一场几十年的持久战。临别时,老领导对战友说,在这里种一棵树真的比养一个孩子都难,你就管好你的那些树吧,我替你管好你的孩子。张秀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眼里也盈着泪水。

到塞罕坝林场时已是下午,吃过晚饭,院子里就燃起了篝火,各地来的游客就忍不住歌之舞之。看来,塞罕坝的树林长起来之后,旅游也热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们天天在林海中穿行,看树、看人,听塞罕坝人讲一代一代塞罕坝人种树的故事。

那棵被当地人称做“功勋树”的松树,50多年前还是一棵小树苗,在黄沙漫漫的塞罕坝上孤独而顽强地活着。当人们对塞罕坝能不能种成树还处在一片迷茫中时,是这棵小松树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塞罕坝人多次给我们提到的“马蹄坑会战”,是他们面对黄沙发起的第一次冲锋。他们胜利了!当第一棵小树吐出新芽时,带领大会战的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和大伙儿号啕大哭……如今那片林子被命名为“王尚海纪念林”,这位曾说过“生是塞罕坝人,死是塞罕坝魂”的老人就埋在这片林子里,塞罕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逼退黄沙,让绿色又一次染遍了这里的山山梁梁。

在塞罕坝纪念馆里,我读到了当年的创业者们写下

的两首诗,第一首是:“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第二首是:“劲风扬飞沙,严霜锁被边。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遇上这样的创业者,塞罕坝怎能不变?

林场老职工,今年79岁的任仲元老人是天津人,大学毕业来到塞罕坝,一干就是一辈子。他说,有一年他被调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单位工作,老伴一急,去找领导,领导说,老任不是你家的老任,他是国家的人,国家哪里需要他,他就得去哪里。老伴流了泪,但他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听领导说出了“老任是国家的人”这句话。看着面前的这位同我的父辈一样的老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森防站的国站长和副站长小刘,都是坝上的第三代种树人。国站长很结实,但很黑,说是在坝上风日晒的。小刘性格开朗,口才好,一说起坝上的事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我们从小刘的口里听到了国站长的一些事:妻子生孩子了,他不能在身边;孩子长大了,他也不能经常陪着孩子。每次去看孩子,都是等孩子睡着了就赶紧走,怕孩子醒来抱着他的腿不让走,那个时候孩子哭,大人也流泪,但该走时就得走。妻子也从不抱怨,因为她也是一个坝上的种树人。国站长、小刘都说,先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坝上人比起上辈人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最基层的营林区有“望海楼”,望海楼的“海”是林海的海。在塞罕坝有很多这样的望海楼,建在塞罕坝的高处。楼里长年住着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一住就是好多年。他们是塞罕坝的眼睛。每到防火季节,任何一个地方的“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监控。每15分钟,他们就要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一次情况。一小时4次,一个昼夜96次,30天2880次。一年呢?几年呢?长年累月的观察,他们能分得清云、雾、烟的区别。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人,才保证了林场每一棵树的安全。林场只要有人去望海楼,都会给他们带上蔬菜,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慰问和挂念。

塞罕坝的故事很多,短短的几天时间是听不完的,只能说:不到塞罕坝,就不知道种一棵树多么不容易;不到塞罕坝,就不知道绿色多么珍贵。

从塞罕坝回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绿色的波涛一直在心里汹涌澎湃,仿佛自己的身上也长出了一片片的叶子。我在想:一个人如果能成为一棵树,能给大地增添一点绿色,也是件幸福的事啊。

纪念



袁世海(右)教杨赤勾《霸王别姬》项羽脸谱

2016年4月1日,北京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首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100周年华诞。中央领导高度赞扬了袁老的戏德,以及袁派(花脸架子花)在演唱继承和发展架子花的唱腔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如今袁老的弟子已是桃李满天下,会上几代京剧艺术家也争先恐后发表肺腑之言,最令人感动的是已成名的袁派弟子杨赤的深情发言:“袁老师为培养教育我,生前26次亲下关东大连,累计时间五年多……”

袁老10岁入科进班富连成学戏,算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不避寒风酷暑,始终勤学苦练,打下了扎实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步”的基本功。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地追求各种流派的长处,不断丰富自己的表演和唱腔。成名之后仍拜名师郝寿臣深造,结合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在与京剧大师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萧长华、盖叫天、李少春、叶盛兰等大家的配戏中博采众长,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袁世海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战宛城》《站濮阳》《马踏青苗》《古城会》等三国戏中饰演的曹操脍炙人口,尤其拍成彩色电影《群英会》之后,获得了“活曹操”的盛赞。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演出中,他所扮演的曹操受到周总理高度赞扬,当时剧中的曹公已54岁,袁老扮演出了一代英雄的豪气冲天,站在紧锁的一排排战船旗舰上踌躇满志:“天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同样的苦功也使他获得了当代“活张飞”、“活李逵”、“活鲁智深”等称号。

袁老一生出演了200多出剧目,经常上演的也有二三十出,如《九江口》的张定边、《牛皋招亲》中的牛皋、《连环套》中的窦尔敦、《打松树》中的严嵩、《除三害》中的周处等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老艺术又呈现高潮,1950年成功和李少春合演《将相和》。他在现代戏《红灯记》《平原作战》中饰演了反面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赞扬他把脸谱化的反派人物演活了。

我有幸和袁老合作过两次。1984年我参加了《侠女除暴》电视剧的编剧,剧完成后在昆明开机拍摄6集电视连续剧。我到中国京剧院请袁老出山扮演十三妹武功高超的恩师邓九公(当时梅派名旦李胜素尚在河北戏校未毕业,被我请出主演十三妹)。虽然袁世海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是影视剧和京剧舞台表演是两回事。70岁的袁老在舞台上大意的程序化表演是轻车熟路,但在真山真水现场中的香港导演梁天常常不认可袁老这些舞台上夸张的表演。袁老却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架子:“这回我的手足动作不行,咱们从头来,到您什么时候满意为止!”他不顾高原上的缺氧和早晚温差及饮食生活的不适应,昼夜化妆拍戏,最后终于圆满塑造了电视剧中银发飘然、义薄云天的邓九公,这一演出也是他唯一的电视连续剧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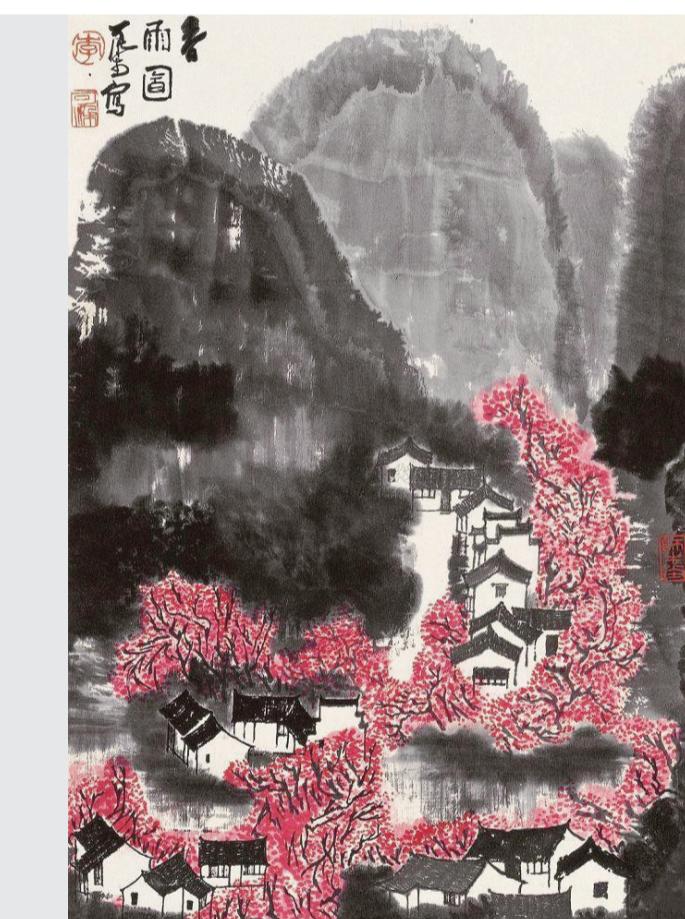
1995年,我在京发起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诞辰75周年的大型活动,先开研讨会,第二天又紧锣密鼓地在人民剧场举办了京剧晚会。袁老那时已近八十高龄,老人不顾体弱多病,欣然参加全部大会活动,还积极发言畅谈自己和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多年合作经历以及他的艺术奇才和戏德。袁老在人民剧场从头至尾观看了弟子们的《野猪林》,不时指出演唱中的优缺点及场景、服装的不足,使我们深受教益感动良久。

京剧戏迷朱榕基总理也痴迷于袁老的表演艺术,并为其留下笔墨:“京剧泰斗,一代宗师;认真演戏,诚信做人。”袁老则回应:“回首艺海生涯,甚感奉献微薄。”

袁老虽然远去,但他在京剧界的历史功勋,将激励一代代京剧后人奋勇前行。

认真演戏
——忆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诚信做人

□万伯翱



原上草

第305期

生活质感

沉默的风景

□金辰

很庆幸,在这里住了有十来年了,小区南面和北面的街上都种了桃树,到了春天便桃红柳绿。家住顶楼,傍晚时向西望去,多数时间可以看到晚霞,衬着砖红色的屋顶和一棵棵壮硕好看的不知名的树。如果是晴朗的夜晚,在院子里抬头可以看到群青普蓝铺染成的一方夜空,像一汪无比大的湖水,养着一池繁星。

这情景常让我想起读过的作家李修文的一段文字: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上,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撼了,老妇人的脸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滴出了泪水,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深深地记得这段文字,因为“羞于说话”的感受击中了我。

我阅历尚浅,世界缓缓向我打开,记忆中却也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时”:是看到阿里山上层层铺展开的万顷茶园时;是走在上海性感的街道上,停留在幽静的外白渡桥上时;是在台北的冬雨中流连时;是第一次来到古老的教堂,看上面的白鸽流连盘旋……画面里还有很多的故事。第一次去北

京,吃下的胡同里的那一碗馄饨;那一年的元宵节,在初见的海滩上放飞的烟花……

我旅行时话不多,大概因为身边少有同龄人。更因为我在看到这些景象时,感受到了自己言语的苍白。就像一位作家所言:“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得我看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每个人心中独有的深刻风景,大都被缄默在心中,在词语遍寻不到之处。所以,我们看到时光机缘为我们打造的绝妙景色时,大概也应该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吧。

我也只能用沉默留住那干净晴朗的天空下,成街开放的桃花,和每天与我一同走在桃花下的那位朋友。

她说:“哦,我不喜欢花。”

没关系。

你也是我沉默在心底的风景。



九寨这一夜
□白林

通过过往车辆的灯光和手机所发出的灯光,我看见一张张惊恐的脸,有打手机的,也有不停发微信的。看到别人的惊恐,自己连带着莫名地心虚和心慌起来。

其实这一天的白天天气出奇地好,从清晨到下午都是阳光灿烂的晴空,只是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下了稀疏的雨。

我惦记着家人,于是加快脚步来到十字街口,钻进一辆停着的出租车,还没坐稳,就听见这位圆脸的中年司机嚷道:“刚才太吓人啦,跟‘5·12’一样,太吓人啦!”直到出租车开到了新区一号桥,司机才想起来问我:“您要去哪里?”刚说完我要去的小区,手机就响了,电话里岳母惊恐地叫着我的名字。岳母年过八旬,又患有心脏病,我急忙用镇定的语气安慰她:“您没事吧?我正在回家的路上,不要害怕,我马上回家。”

回到我住的小区楼下,一眼就看见妻子和单位里的人站在小区宽敞的院坝里,几乎是同时,我们彼此问了同一个问题:“给女儿打电话了吗?”

女儿在九寨沟县漳扎镇中查沟一家宾馆工作。此时,手机电话只能接不能打出去,连手机短信也发不出去,唯一跟外界联系的方式就是微信。我立刻通过微信给女儿留言:“速报平安。”

不断有朋友焦急地询问我是否平安。我边忙着回复,边焦急地等待着女儿的消息。小区外面临白水江宽敞的公路上也不断地响起救护车呼啸而过的聲音……

但大家这一次都没慌乱,有了“5·12”所积累的经验,整个县城并没有出现慌乱和骚动的情况。大家镇定地给外地的亲人朋友们报平安,同自己家庭成员进行联系。

我看到手机电池仅剩下一格,就跟妻子商量回家取充电器。妻子不同意:“还有余震呢,你不要冒险。”然而,女儿还没联系上,她所工作的地点,第二天我才知道距离震中仅一山之隔。